

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演变 及其影响*

肖文超

内容提要 政治伊斯兰是影响当代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两伊战争期间，奥斯曼·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伊朗的支持下建立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第一个伊斯兰政党——库尔德伊斯兰运动。此后，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库尔德伊斯兰运动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的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合作的复杂性转变。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由于库尔德伊斯兰运动与库尔德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程度提高，库尔德伊斯兰运动内部出现意识形态分歧，直接导致该组织严重分裂以及出现伊斯兰激进势力吉哈德派。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与演变，除了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政治伊斯兰复兴潮存在密切关联之外，外部势力的渗透与干预、世俗民主与左翼力量的弱化、库尔德地区严重的经济困境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整体看，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及发展演变，加剧了中东库尔德事务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同时也对地区安全产生了多重影响。

关键词 政治伊斯兰 伊拉克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 中东安全

作者简介 肖文超，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信阳 464000）。

库尔德问题是影响当代中东和平与安全的两大民族问题之一。库尔德问题的复杂难解与众多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政治伊斯兰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与英国的中东政策研究（16CSS032）、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项目“中东民族问题：历史与现实”（2018 - YXXZ - 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12 批特别资助项目“一战后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起源”（2019T120628）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高层次人才奖励计划资助。

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下,中东地区产生了一系列逊尼派政治伊斯兰组织。其中,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又称为“南库尔德斯坦”^①),库尔德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以下简称“库伊运”)是库尔德地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支政治伊斯兰力量,由谢赫奥斯曼·阿卜杜勒·阿齐兹(Othman Abdul Aziz,以下简称“奥斯曼”)建立于1987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库伊运组织与库尔德地方政府保持了长期复杂的政治关系。库伊运内部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致使该组织后期出现分裂与蜕变,严重弱化了该组织自身的政治实践能力,并且直接导致了激进伊斯兰势力安萨尔·伊斯兰(Ansar Al-Islam^②)的诞生。进入21世纪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其各自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无论是从事着温和的还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均对库尔德地缘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那么,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是如何兴起与演变的?当前又分化为哪些主要的政治派系?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又对当前库尔德地缘安全局势产生了哪些影响?

对于上述系列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做过一些初步研究,而国内学者对此尚无深入论述。本文拟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旨在梳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起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另一方面,力图探究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兴起的深层动因以及对地缘政治、安全形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都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东政治伊斯兰问题与库尔德事务复杂性的理解与认识。

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与演变

从伊拉克库伊运组织运行的历史轨迹来看,其发展与演变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政治伊斯兰思想在库尔德社会的传播与引入(1946~1960年)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库尔德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① 一般认为,库尔德人生活的地方被称为“库尔德斯坦”。从今天中东库尔德人生活的区域分布与地理位置来看,“库尔德斯坦”一分为四,分别是南库尔德斯坦(附属伊拉克)、北库尔德斯坦(附属土耳其)、西库尔德斯坦(附属叙利亚)和东库尔德斯坦(附属伊朗)。

^② “Ansar al-Islam”,意为伊斯兰教的支持者。

17% ~ 23% ,^① 主要生活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这里也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之间政治、文化和语言的缓冲区。纵观历史, 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变动, 周边族群分别皈依了不同的宗教。例如, 由于受波斯帝国的影响, 一些族群皈依了琐罗亚斯德教; 由于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 有些族群皈依了基督教; 也有一些基督徒在 7 世纪改宗皈依了伊斯兰教。需要指出的是, 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超过 75% 的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② 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法, 属于伊斯兰沙斐仪教派。而大多数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则属于哈乃斐教派。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广泛流传着“相比较于异教徒, 库尔德人是穆斯林”^③ 这样一句谚语。美国著名库尔德问题专家迈克尔·甘特 (Michael M. Gunter) 认为, 这句谚语不但很好地解释了库尔德人的宗教属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库尔德人并不被认为是正统的伊斯兰教徒, 他们对伊斯兰教并没有产生狂热的迷恋。^④

尽管如此, 库尔德人与伊斯兰教的渊源颇深。据文献记载, 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经收了一名叫卡班·库尔迪 (Kaban al - Kurdi) 的库尔德人为门徒。公元 7 世纪, 库尔德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 遵循伊斯兰教法, 库尔德历史进入到伊斯兰化时代。公元 12 世纪, 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萨拉丁·阿尤布率领军队打败了东征的十字军, 萨拉丁也被认为是整个东方穆斯林信仰的维护者。^⑤ 奥斯曼帝国时期, 境内库尔德人绝大部分被认为是素丹的坚定支持者。但是,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库尔德人来说,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与政治伊斯兰没有直接与必然的关联。

政治伊斯兰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出现则是在 20 世纪之后, 最早将政治伊斯兰思想传入伊拉克与库尔德地区的是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萨瓦夫 (Mohammed Mahmoud al - Sawaf)。萨瓦夫曾经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伊拉克学生。他在埃及求学期间遇见了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穆兄会”) 的创始人哈桑·班纳。哈桑·班纳说服萨瓦夫并要求他在伊拉克建立穆兄会的分

① Saed Kakei,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EKurd Daily*, 25 March, 2013, <https://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3/3/state6950.htm>, 2019 - 03 - 20.

②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1997, p. 10.

③ Maxim Mikheev, “Radical Islamism among the Kurds”, <https://doc-research.org/2017/05/radical-islamism-among-kurds>, 2019 - 03 - 25.

④ 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Oxfor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4, p. 87.

⑤ 敏敬:《库尔德人与伊斯兰教》, 载《中国穆斯林》2010 年第 6 期, 第 45 页。

支。1946年,萨瓦夫回到巴格达后积极筹建穆兄会伊拉克分支。一方面,萨瓦夫通过沙利亚学院(Faculty of Shari'a)讲师的身份开始在学生群体中传播哈桑·班纳的思想,并招募组织成员;另一方面,萨瓦夫仿照穆兄会模式建立了一个名为“维护美德和禁止犯罪”(Society for the ordering of acknowledged virtues and the forbidding of sin)的社团组织。这是伊拉克穆兄会的原初组织形态。此后,萨瓦夫又联合知名学者谢赫阿姆贾德·扎哈维(Amjad al-Zahawi)组建了伊斯兰兄弟会(Islamic Brotherhood Society),并出版杂志《伊斯兰兄弟》(*The Islamic Brotherhood*)。但是,当萨瓦夫向伊拉克政府以穆兄会为名称申请注册政党时,不仅遭到了拒绝,而且伊斯兰兄弟会及其出版的杂志也被伊拉克政府强行关停。^①

政治伊斯兰思想正式传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是在1954年。这一年,萨瓦夫与扎哈维访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哈拉巴加镇,试图将政治伊斯兰引入南库尔德斯坦。两人的到访受到奥斯曼、奥马尔·阿卜杜勒·阿齐兹(Omar Abdul-Aziz)以及贾米勒·穆夫提(Jameel Mufti)等一些知名库尔德学者的欢迎。在哈拉巴加,萨瓦夫、扎哈维与奥斯曼等库尔德学者们正式建立了联系。同年,另外两名穆兄会的代表,苏伯赫·达武达伊(SubhiDawudayi)和阿伯丁·拉希德(AbideenRasheed)再访哈拉巴加,这进一步密切了穆兄会与奥斯曼等知名库尔德学者的关系。因此,1954年也被认为是政治伊斯兰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正式传入的开始。

在政治伊斯兰思想的影响下,奥斯曼对穆兄会政治理论中的国家治理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极为认同。于是,他联合其他知名库尔德学者开始将穆兄会思想向其追随者与学生传播。尽管当时伊拉克正处于君主政体的统治之下,但是穆兄会思想还是在库尔德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就导致了大批穆斯林先后加入到这场政治伊斯兰运动中来,尤其是在库尔德地区的基尔库克、埃尔比勒与哈拉巴加等地。

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并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伊拉克国内政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政治空间开始对外开放。伊拉克境内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阿拉伯人、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库尔德人等都在积极争取更

^① Khaled Hroub, *Political Islam: Context Versus Ideology*, London: Saqi, 2012, p. 112.

大的政治空间。^① 在苏联的支持下，伊拉克共产党在政坛的地位与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于共产党抵制宗教活动，作为回应，穆兄会成员开始在境内筹划建立伊斯兰政党。这些新建的伊斯兰政党活跃于伊拉克逊尼派人口集中地区，也包括库尔德地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伊斯兰运动应该是整个伊拉克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二）库伊运组织的创建与发展（1961~1991年）

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治伊斯兰组织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活动并不明显，相关的活动主要体现在穆兄会。受萨瓦夫与扎哈维的影响，奥斯曼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是穆兄会的主要成员。^③ 1967年开始，他成为哈拉巴加伊斯兰学院的负责人。大量的库尔德青年与宗教人士开始接受他的教法和领导，奥斯曼也很快成为该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由于奥斯曼特别推崇赛义德·库特卜及其对《古兰经》的解释与评论。于是，他将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翻译成库尔德语，不但有助于实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化，而且培养了一批库尔德化的伊斯兰主义者。

尽管奥斯曼推崇赛义德·库特卜的政治伊斯兰思想，但需要说明的是，他与穆兄会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伊拉克穆兄会提倡泛阿拉伯主义的伊斯兰统一思想，而奥斯曼及其追随者则致力于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实现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其二，穆兄会不主张武装推翻萨达姆政权，不愿意与其他穆斯林兄弟开战。而奥斯曼及其追随者们则主张推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由于奥斯曼及其追随者们同时具备了伊斯兰教徒与库尔德民族主义双重身份，最终也使得他们成为宗教民族主义者。而穆兄会则坚守着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身份。事实上，对奥斯曼等库尔德伊斯兰主义者来说，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无法接受的。^④ 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使得奥斯曼最终决定脱离埃及穆兄会回到伊拉克

^① Romano, David, "An Outline of Kurdish Islamist Groups in Iraq", *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7, p. 6.

^② Rebaz Ali, "Kurdistan and the Challenge of Islamism",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1528-kurdistan-and-the-challenge-of-islamism>, 2019-04-01.

^③ 奥斯曼一开始仅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哈拉巴加镇上清真寺的伊玛目。

^④ Mohammed Shareef, "Kurdish Islamists in Iraq fro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o the So-called Islamic State: Continuity or Departure?", *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11, No. 2, 2015, p. 22.

库尔德地区。

两伊战争的爆发为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创建提供了重要机遇。战争期间，奥斯曼回归伊拉克尽管表面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欢迎，但是萨达姆总统则另有考虑：一方面，他试图利用奥斯曼组织力量对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发动战争；另一方面，萨达姆试图利用他的宗教影响力，将伊拉克对伊朗的战争认定为是一场“圣战”。^① 由于奥斯曼没有契合萨达姆的诉求，导致其受到了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严格监控与反复审讯，最终奥斯曼联合一些追随者于1984年逃到伊朗寻求庇护。

为了取得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伊朗也开始鼓动建立武装的库尔德伊斯兰组织来对抗伊拉克政府，迫使萨达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以引起伊拉克内部动乱，进而推翻萨达姆政权。奥斯曼的到来正好迎合了伊朗政府的政治诉求。因此，奥斯曼流亡伊朗期间受到了伊朗时任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和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的接见与高规格待遇。1987年，伊朗支持奥斯曼建立起了库伊运组织。这个新生的政治伊斯兰武装组织，初期吸收了穆罕默德·卡利德·巴尔扎尼（Muhammad Khalid Barzani）领导的库尔德真主党（Hizbullah of Kurdistan）和毛拉哈姆迪（Mulla Hamdi）领导的库尔德教士联盟（Kurdistan Union of Clergy）等武装力量。^② 初建时期的库伊运，在武装规模上，大约有6个大队，每个大队有200名武装成员。这些武装成员主要由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以及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退伍老兵组成。库伊运的总部设立在苏莱曼尼亚省的哈拉巴加，那里也曾经是1988年萨达姆对库尔德平民进行化学武器袭击的地方。作为对“化武袭击”的回应，库伊运组织决定在伊朗的支持下对萨达姆政权发动“圣战”。

（三）库伊运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冲突与合作（1992年至今）

海湾战争结束后，库伊运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但是，受库伊运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关系调整与变化的影响，该组织自身也出现了严重的裂变。

1. 库伊运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冲突

两伊战争结束至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库伊运与许多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都暂时停止了针对伊拉克政府的军事行动。海湾战争期间，库尔德人开始了

^① Saed Kakei, op. cit.

^② 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p. 87.

武装大暴动，同时借助美、英、法三国在库尔德地区建立的禁飞区保护，实际上脱离了萨达姆政府的控制，处于一种半自治状态。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库尔德人于1992年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库伊运仅仅获得了5.1%的选票，未能通过议会席位所需的7%的最低要求。^① 奥斯曼本人也仅仅获得了4%的选票，远远低于库尔德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以下简称“库民党”）的马苏德·巴尔扎尼以及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以下简称“库爱盟”）的贾拉勒·塔拉巴尼。^② 最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出现了由库民党与库爱盟两大民族政党联合组阁的议会制政府，库伊运转而成为库尔德地区的第三大政党。

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的成立令土耳其、伊朗与叙利亚政府极为担忧。它们担心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上述三国境内出现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进而危及自身的领土安全。因此，三国决定支持库伊运作为对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有力武器。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打击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而且还可以破坏美、英、法在库尔德地区设立的禁飞区。

作为对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三国支持的回报，库伊运积极采取相关行动，对抗库尔德民族政党及其联合执政的新政府。其一，库伊运开始不断对库尔德地方政府发动恐怖袭击，力图动摇新政府的执政根基。其二，库伊运在与伊朗毗邻的库尔德人聚居区推行伊斯兰主义，强迫当地的库尔德民众拥护极端的伊斯兰传统。例如，用伊斯兰宗教学校取代世俗学校，同时要求库尔德男子必须留胡须，女子必须用黑纱遮蔽身体，违抗命令者将会遭到严酷的惩罚。^③ 其三，利用两大库尔德民族政党矛盾，采取灵活的结盟策略来壮大自身力量。1994年，库爱盟和库民党两大库尔德民族政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暂时搁置了它们与库伊运的冲突。在库爱盟和库民党内战的四年中，库伊运很大程度上支持库民党打击库爱盟，双方多次结为盟友。^④ 库尔德内战产生的权力真空，给库伊运巩固自身地位带来了机

^① Michael M. Gunter, *The Kurds: A Modern History*,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17, p. 73; Ghareeb, Edmun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Iraq*,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2013, p. 118.

^② 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p. 87.

^③ Saed Kakei, *op. cit.*

^④ Michael M. Gunter, *op. cit.*, p. 88.

会。1996年,由于库爱盟实力在内战中遭到削弱,库伊运趁机夺取了哈拉巴加至霍拉曼(Howraman)地区的控制权。需要指出的是,在控制区管理上,尽管库伊运自身也建立了伊斯兰舒拉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在其控制地区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仅仅对其治下的库尔德平民提供法律和宗教教育服务。

2. 库伊运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作

1997年,库伊运和库爱盟停战。随后,库爱盟与库民党在美国的调停下也签署了停战协定。库伊运的政治议程进入了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作时期。库伊运不但加入了库尔德地方政府,而且开始清除库伊运组织成员中的激进伊斯兰分子。这也是库伊运组织裂变与改组的肇始。库伊运的组织裂变与改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库尔德哈马斯建立第二索兰军。1997年,一些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成员率先脱离了库伊运,并组建库尔德哈马斯(Kurdish Hamas)^①,领导人为哈桑·苏菲(Hassan Sofi)。1998年,奥马尔·巴尔扎尼(Omar Barziani)接管了库尔德哈马斯领导权。同年,阿索·哈勒里(Aso Hawleri)领导的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也脱离了库伊运,组建了第二索兰军(The Second Soran Unit),并夺取了比亚拉镇的控制权。这是库伊运组织自身经历的第一次大分裂。

在第二阶段,库伊运重新改组,并再度分裂。1999年,库伊运组织领导人奥斯曼去世,其弟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Ali Abdul Aziz)接管组织领导权,开始改组库伊运。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决定与萨迪克·阿卜杜勒·阿齐兹(Sadiq Abdul Aziz)领导的那赫达运动(al-Nahda Movement)、奥马尔·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哈马斯进行合并,组建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动(Islamic Unity Movement of Kurdistan)。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组织形式上虽是统一的,但实际上两大组织都保留了自身特殊的组织属性与身份,这也成为联盟后期再度分裂的重要原因。2001年,由于联盟领导人之间意识形态存在内在分歧,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动最终宣告解体。库尔德哈马斯领导人奥马尔·巴尔扎尼率领部分成员脱离联盟。联盟的另外两个组织领导人也宣布脱离。其中,阿里·巴皮尔(Ali Bapir)组建了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Kurdistan

^① 尽管该组织名称上带有哈马斯标识,但它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没有必然联系。

Islamic Group), 毛拉·克雷卡尔 (Mallah Krekar) 则组建了改革主义集团 (Reformist Group)。

在第三阶段, 库伊运领导人对其组织重新定位并参与民主进程。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动解体后, 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继续领导库伊运的剩余武装, 沿用库伊运的原组织名称。库伊运对组织自身进行了重新定位, 开始参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库伊运参加了 2001 年库尔德地方选举,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它在库民党和库爱盟联合控制的地区获得了大约 20% 的选票, 在哈拉巴加获得了超过 50% 的选票。^①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库尔德地方政府在美国的逼迫下, 正式解除了库伊运的武装力量。库伊运决定作为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政党开始主动融入库尔德民主政治议程中, 与世俗的库尔德地方政府进行全面合作, 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 库伊运通过参与伊拉克以及库尔德地区的民主选举, 争取自身最大的政治话语权。在 2005 年伊拉克全国大选中, 库伊运赢得 0.7% 的选票, 在伊拉克国民大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② 2009 年库尔德议会选举中, 库伊运确保了 1.5% 的选票, 在库尔德议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③ 在 2013 年库尔德议会选举中, 库伊运获得 1.1% 选票, 保留住了 1 个席位。^④ 库伊运通过合法地参与民主进程, 提升与扩大了它在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方政府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库伊运在宗教事务中转向务实, 去极端化倾向非常明显。被解除武装之后的库伊运, 开始注重宗教事务。例如, 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支持下, 库伊运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 在库尔德社会中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此外, 库伊运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态度也被认为是其自身去极端化倾向的重要表现。2014 年,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后, 库伊运并没有与之合流。库尔德伊斯兰组织普遍认为“伊斯兰国”是非穆斯林的, 是一种错误的伊斯兰导向。^⑤ 尽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具

① Saed Kakei, op. cit.

② David Romano, “An Outline of Kurdish Islamist Groups in Iraq”,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September 2007, pp. 11 – 20.

③ Saed Kakei, op. cit.

④ David Romano, op. cit., pp. 11 – 20.

⑤ Khaled Sulaiman, “Islamists of Kurdista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Freedom”,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islamists-of-kurdistan-contradictions-between-identity-and-freedom>, 2019-04-10.

有类同的逊尼派意识形态，但是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坚持拒绝任何组织成员参与“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并要求组织成员与其划清界限。^①

综上所述，受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库伊运的政治策略出现了重大转向，这导致了它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合作的全面转变。当然，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作，也导致了库伊运自身组织的严重裂变，严重弱化了该组织自身的影响力与政治实践能力。

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兴起及演变的根源

作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组织的一支主导力量，库伊运从建立至今衍生出诸多伊斯兰组织分支。从表面来看，众多伊斯兰分支组织的形成是库伊运组织内部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导致自身裂变的直接结果。但是，从深层次来说，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库尔德地区的兴起与演变是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二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

二战后，伴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中东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上民族国家构建的道路。然而，民族国家构建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会伴随着诸多国家间战争与教派冲突。国家间战争以及有关政府有意鼓励和扶植伊斯兰势力，以此来抗衡新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这就为伊斯兰力量的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并给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新机遇。^② 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政府出于对伊朗作战以及打压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潮的需要，尽管对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持有警惕，但是没有对这些新兴伊斯兰力量采取打压措施，相反他企图利用这些新兴的力量制约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伊拉克政府的默许无疑为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创建提供了便利。

海湾战争后，政治伊斯兰力量依靠“禁飞区”的特殊保护，实现了快速扩张。“九·一一”事件爆发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大国针对恐怖主义势力进行了全球打击，这客观上导致了库尔德地区境内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分化与重

^① Vladimir Van Wilgenburg, “Islamic State Threatens Kurdish Clerics”, *Medium*, 8 Feb. 2015, <https://warisboring.com/islamic-state-threatens-kurdish-clerics>, 2019-04-15.

^② 刘靖华、东方晓：《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组，以勇得·伊斯兰（Jund al-Islam）^① 和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派激进势力开始在库尔德地区迅速崛起。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这些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由于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名单，遭到了美军的毁灭性打击。而库尔德地区传统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则选择了参与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可见，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演变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有着密切关系。

（二）政治伊斯兰运动复兴潮的推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源于哈桑·班纳领导的埃及穆兄会。埃及穆兄会的政治理念主要包括：反对剥削与压迫，提倡平等、公平、正义，更注重改善人民生活。^② 20世纪5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众多库尔德知识分子也开始受到穆兄会的影响并加入了该组织。这是政治伊斯兰第一次对伊拉克库尔德人产生影响。

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诸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以至于人们对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日益失望，开始产生信仰危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主义作为对传统文化探寻和回溯的社会思潮在中东蔚然兴起，并被众多的政治伊斯兰政党、组织与派别等所坚守与秉承，形成一股席卷全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③ 伊朗希望自身的伊斯兰模式向周边国家与地区进行扩散。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知识分子在伊朗的支持下，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甚至连奥斯曼本人都极为推崇伊朗伊斯兰模式^④，并表示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也对库尔德地区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批激进的“圣战”伊斯兰分子最终成为库伊运组织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从意识形态来看，库伊运组织在初建期间主要受两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一是穆兄会的政治伊斯兰理论。奥斯曼通过翻译赛义德·库特卜的论著，主要吸收借鉴了埃及穆兄会的主要思想，尤其是政治伊斯兰理

^① “Jund al-Islam”，意为伊斯兰教的卫士。

^②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页。

^③ 李艳枝：《中东政党政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页。

^④ 伊朗伊斯兰模式，主要是指在宗教领袖的鼓动下，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夺取政权，从而推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参见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373页。

论。奥斯曼宣称库伊运组织的目标是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国家，进而建立一个泛库尔德人的伊斯兰国家。二是吉哈德“圣战”思想。这种思想主要在那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退伍老兵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1988年至1991年，在库伊运针对伊拉克政府的“圣战”中，曾参加过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阿拉伯士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圣战”的推崇比一般的库尔德伊斯兰主义者更为激进。^①

穆兄会与吉哈德“圣战”思想在库伊运组建初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两种意识形态也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例如，他们都主张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力图将这个国家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控制下拯救出来”，库伊运组织的旗帜是“古兰经、来复枪、旗帜和没有上帝，唯有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同时，库伊运领导人认为库尔德人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支持阿富汗、巴勒斯坦、波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该组织还宣称信仰言论自由，在一定条件下，与伊斯兰教法原则上并没有矛盾与冲突。^②

“九·一一”事件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保持了密切联系，他们开始效仿“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模式进行恐怖活动，甚至一度被称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导致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残余的政治伊斯兰激进势力与之合流。以上足以表明，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每一次勃兴，都会不可避免地对库尔德地区的伊斯兰分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西方与区域外部势力的干预与扶持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与演变，离不开西方与区域外部势力的干预与扶持。在库尔德伊斯兰力量兴起的过程中，伊朗与叙利亚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库伊运建立初期，伊朗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教官为其新招募成员进行培训。1992年伊拉克选举之后，库伊运得到了叙利亚和伊朗的重点支持。两国希望能够通过支持库伊运，破坏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稳定，打击联合执政的库民党与库爱盟。为此，伊朗

^① Mathieu Guidère,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UK: The Scarecrow Press, 2012, p. 202.

^② Shak Bernard Hanish, "The Upsurg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Iraqi Kurdistan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 No. 4, 2013, p. 99.

再度为库伊运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教员，同时叙利亚政府招募了参加过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阿拉伯“圣战”分子，对库伊运成员进行武装培训。此外，土耳其也对亲伊斯兰的库尔德人以及穆兄会成员进行资助，指导他们干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以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也是影响库伊运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美国自1998年库伊运加入库尔德地方政府之后，就逐渐加大了对该组织的经济援助。而沙特等海湾国家则给予库伊运提供资金支持，以确保沙特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立更多的清真寺，从而加强宗教意识形态的渗透。根据资料记载，勇得·伊斯兰组织曾获得了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与“基地”组织的大量援助。^①其中，勇得·伊斯兰曾得到了阿富汗“基地”组织的直接支持。勇得·伊斯兰创建之时，本·拉登曾一次性给予该组织30万美金的资金援助。^②勇得·伊斯兰的继承者安萨尔·伊斯兰同样与“基地”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还是库尔德地区的周边国家与政治力量，尽管对库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支持措施，但是这些支持举措的背后都附带着资助者自身的利益诉求。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也仅仅是实现资助国或者组织利益的代理工具而已。这种多边的利益竞逐势必加剧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裂变，对地区安全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四）库尔德地区左翼、世俗与民主力量的弱化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左翼、世俗与民主力量的弱化也为库尔德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政治空间。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受冷战结束这一国际政治环境剧变的影响，中东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对其国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普遍缺乏信心，并产生了信任危机。伊拉克共产党及其分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也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相反，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的登台及其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干预，使

^① Michael Rubin, "The Islamist Threat in Iraqi Kurdistan",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Bulletin*, December 2001, pp. 4-5.

^② Ibid., p. 3.

得库尔德地区的世俗化、民主化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压，这客观上为库尔德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海湾战争结束后，随着库民党与库爱盟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以及对民主权力的滥用，导致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安，为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正是抓住了世俗、民主与左翼力量弱化的历史机遇，才实现了迅速崛起并逐渐做大。

（五）伊拉克与库尔德地区严重的经济困局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受到了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施加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武器禁运与空中封锁。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与封锁严重恶化了伊拉克国内的经济形势，导致其经济发展迟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飞涨，黑市猖獗，通货膨胀率高达50%。^① 百姓生活物资供应极度匮乏，民众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一些地方甚至发生饥荒和瘟疫。同战前相比，仅有大约1/5的人生活基本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富人、庄园主基本都已经逃往国外，40%的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② 到1999年，伊拉克官方统计该国已有125万人死于制裁，制裁使得伊拉克的经济发展倒退了数十年。^③ 进入21世纪以来，受伊拉克战争、阿拉伯变局等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剧变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石油出口乏力，导致伊拉克国内经济增长尤为缓慢。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统计，2006年伊拉克经济增长率为2%，^④ 2014年为0.7%^⑤，2018年为1.2%^⑥。对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经济发展陷入困局严重恶化了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水平，为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提供了土壤。

但是，严重的经济发展困境则为政治伊斯兰组织招募成员壮大力量提供了新的机会。为此，许多新兴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大肆招募组织成员，并为新加盟的组织成员提供薪水。为了生存，大量的贫困家庭人口开始加盟政治伊斯兰组织。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经济陷入困境的同时，在库尔德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宗教思想与观念——

① 郑达庸：《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3页。

② 同上书。

③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1页。

④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Iraq*, January 2006, p. 7.

⑤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Iraq*, January 2015, p. 6.

⑥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Iraq*, June 18th, 2019, pp. 7-8.

尤其是吉哈德思想到了广泛传播，此举也致使大量的库尔德农牧民加盟到政治伊斯兰运动中来。^①

综上，尽管宗教复兴、区域内外势力干预、严重的经济困局等为伊拉克库伊运组织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但是从整体来看，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库尔德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不断推进依然是影响伊拉克库伊运组织兴起与演变的主要动因。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主要派别及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库伊运衍生的分支组织众多，并产生了三大政治派别：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Kurdistan Islamic Union）为代表的穆兄会派、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和以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这三大政治派系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竞逐都对周边地缘政治安全与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为代表的穆兄会派

在库伊运衍变出来的所有组织中，号称与穆兄会有直接关联的是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1994年，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率先从库伊运脱离出来。^②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产生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没有军事武装，这与其他政治伊斯兰组织存在着明显的不同。^③

从意识形态来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被认为是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最大的温和派政治伊斯兰力量，领导人为前穆兄会成员萨拉丁·穆罕默德·巴哈丁（Salahaddin Muhammad Bahaaddin）。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号称自己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穆兄会的真正代表。“除了地理位置不同，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与穆兄会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④ 该组织在库尔德地区的大学

^① Shak Bernard Hanish, “The Upsurg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Iraqi Kurdistan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 No. 4, February 2013, p. 100.

^② Rebaz Ali, “Kurdistan and the Challenge of Islamism”,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1528-kurdistan-and-the-challenge-of-islamism>, 2019-04-01.

^③ Khaled Sulaiman, “Islamists of Kurdista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Freedom”,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islamists-of-kurdistan-contradictions-between-identity-and-freedom>, 2019-04-10.

^④ “Kurdistan Islamic Union Distances itself from Muslim Brotherhood”, *Rudaw*, 2 January 2014,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02012014>, 2019-04-28.

中具有较高的支持率,^① 例如, 它曾在杜胡克大学的学生选举中, 获得了40%的选票。^②

从政治主张看,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支持建立伊拉克联邦体制, 确保伊拉克的整体安全与稳定, 提倡库尔德地区各宗教族群平等对话, 根除政治与经济腐败, 改善民众住房条件, 提升库尔德社会各个阶层的教育水平, 发展私营企业。^③ 在政治立场以及伊斯兰法治理问题上,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与其他伊斯兰政党也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大多数场合坚守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立场, 愿意与库尔德地方政府进行合作, 参与地方政府治理。与库伊运产生于伊朗不同,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产生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并且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本土化的一支政治伊斯兰力量,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并不反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合作, 为此遭到了其他伊斯兰党派的指责。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开始参与伊拉克重建进程与库尔德地方政府政治议程。萨达姆政权倒台后, 萨拉丁·穆罕默德·巴哈丁亦成为伊拉克管理委员会^④的5名库尔德领导人之一。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的另一名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西迪克·卡里姆 (Abdul - Rahman Sidiq Kareem) 曾出任伊拉克政府内阁的环境部长。伊拉克宪法起草委员会25名成员中, 有5位库尔德人, 其中一位来自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⑤ 进一步来说, 这个组织也培养了大量政府官员, 尤其是女性官员, 她们起初从事医疗、教育、工程、媒

^① Mathieu Guidère,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UK: The Scarecrow Press, 2012, p. 202.

^② Khaled Hroub, *Political Islam: Context Versus Ideology*, London: Saqi, 2012, p. 114.

^③ Mathieu Guidère,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UK: The Scarecrow Press, 2012, p. 202.

^④ 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7月13日, 结束于2004年6月1日。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承担了临时过渡政府的功能, 由美国主导的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负责建立, 成员包括了13名什叶派、5名逊尼派、5名库尔德人、1名土库曼人和亚述人。其中, 女性成员共3名。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raqi_Governing_Council, 2019-06-03.

^⑤ Sabah Mofidi, "The Process of Leading Change in the Kurdistan Islamic Movement Iraq: Emergence, Factors and Trends", *Bulletin of Kurdish Studies*, No. 7-8/03, 2015, p. 26.

体和现代科学等行业，并进入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府机构。^① 当前，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已经成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仅次于库民党、库爱盟与葛兰（Goran）改革运动之后的第四大党，与库民党、库爱盟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二，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主张伊斯兰社会化，提倡改革与人道主义，不主张暴力。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的前身是伊斯兰救助协会（Islamic Relief），并建立了一个社会、文化服务中心。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建立之初，提倡改革。为此，该组织提出了3个口号：自由、互助和正义。1994年，萨拉丁·穆罕默德·巴哈丁当选为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的新任秘书长后，主张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实施政治与文化战略，不期望或者利用军事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提倡非暴力。^② 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在库尔德地区也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与诊所等。最为库尔德民众所称道的是，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表现出色。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大力发展慈善工作，救助老弱病残，为他们分配日常必需品与提供社会服务，包括食品、衣服、医疗、卫生、教育等。

总的来说，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采取的与库尔德两大民族政党的合作、对库尔德地区选举与地方治理的参与，以及去极端化等一系列重要举措，都将进一步推动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有助于维护库尔德地区政局的稳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组织成员内部在民族属性与伊斯兰指导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尽管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曾说，民族主义、伊斯兰和阿拉伯属性是相互补充的，彼此之间不矛盾。但是，在实践操作层面，新旧两代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成员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老一代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成员渴望保留他们在伊斯兰指导和政治参与问题上的模糊观点。新一代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成员则要求将组织议程、世俗政治与穆斯林社会联系起来实现库尔德化，渴望建立一个世俗的政党，成员可以拥有伊斯兰背景，聚焦教育领域，加强整个社会对伊斯

^① Khaled Sulaiman, "Islamists of Kurdista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Freedom",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islamists-of-kurdistan-contradictions-between-identity-and-freedom>, 2019-04-10.

^② Mathieu Guidère,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UK: The Scarecrow Press, 2012, p. 142.

兰认同的指导。^①

(二)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

与赛莱菲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伊斯兰组织主要有两个分支——2001年分裂后的库伊运残余力量与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它们早期受穆兄会的影响，后期，赛莱菲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较大。它们既没有像吉哈德派安萨尔·伊斯兰表现得那么极端激进，也没有像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太过于热衷民事活动。

在这两个伊斯兰组织分支中，由于原库伊运的残余力量已经严重弱化，所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被认为是赛莱菲主义派的主要代表。领导人阿里·巴皮尔是一位著名的库尔德伊斯兰学者。他最为库尔德民众关注的是其温和的宗教观点及伊斯兰的现代解释，呼吁在民主社会中共存。巴皮尔著述颇丰，写了90多部关于政治、伊斯兰教、库尔德人与库尔德斯坦的著作。2001年，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动解体后，巴皮尔带走了大约80%的原库伊运的政治与军事官员，建立了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并当选为埃米尔。与其他伊斯兰政党相比，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

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合作与对话，但对伊斯兰与民主的兼容性表示质疑。从宗教属性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同时这个政党吸收了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政治上与伊朗关系极为密切，并接受来自库爱盟的援助。^② 2003年1月，阿里·巴皮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的政策是提倡与所有的伊斯兰组织建立友爱、互助与合作关系。我们寻求与伊斯兰政党、名人以及那些遵循赛莱菲传统、苏菲传统或者科学传统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友爱关系。对于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而言，我们认为自身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思想。假如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将会通过对话和创建一种友爱的氛围来解决。”^③ 需要指出的是，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领导人并不相信所谓的民主与合法性。他们认为民主与伊斯兰教是不可兼容的，对他们来说，民主是非法的，没有合法性，宁可去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同时，他

^① Mohammed Khalid Ali, “Kurdish Islamic Par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0385523_The_Kurdish_Islamic_Parties_and_The_Struggle_for_Independence, 2019-05-01

^② Saed Kakei, *op. cit.*

^③ 关于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 (Kurdistan Islamic Group), 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urdistan_Islamic_Group, 2019-06-03。

们也严格约束成员，批评民主，质疑民族颂歌，对民族、社会公共意义立场模糊。他们相信埃米尔的领导权。^①

第二，政治立场与定位明确，反对与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合作，同时寻求融入民主政治进程。从政治定位来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也坚守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自己是一个库尔德政党，对外宣称不与任何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行合作，包括安萨尔·伊斯兰。^②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组织意识形态上反对民主，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还是参与了政治选举，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2005年1月，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在伊拉克国民大会选举中仅仅获得了7%的民众支持率，在库尔德议会选举中111个席位中也仅仅获得6个席位。2009年，在伊拉克库尔德议会选举中，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联合其他3个组织组建了服务与改革联盟（Service and Reform List），共获得了13个席位。2010年3月，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从联盟脱离，在库尔德议会中占有2个席位。^③ 目前，该党在苏莱曼尼亚与拉尼亚（Raniye）地区有合法性的政治活动，在库尔德斯坦与伊拉克议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

由此，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同样坚守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参与民主选举，也是推进民主化进程与稳定库尔德地区局势的重要力量。

（三）以勇得·伊斯兰与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

与穆兄会派和赛莱菲派不同，以勇得·伊斯兰与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思想主张与行为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吸收了激进的意识形态，聚拢大批激进的武装力量。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吉哈德激进派最初是由库伊运分裂出来的、持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一些政治伊斯兰小团体所构成。后来，这些政治伊斯兰小团体开始吸收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这些组织反对与任何世俗政党进行合作、反对那些不遵守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更反对1997年库伊运加入库尔德地方政府。这些政治

^① Mohammed Khalid Ali, op. cit.

^②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之所以宣称不与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合作，与阿里·巴皮尔在2005年被美军逮捕有关。阿里·巴皮尔被捕的理由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与安萨尔·伊斯兰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一直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支吉哈德力量。2006年，阿里·巴皮尔被释放后宣布去军事化，同时放弃吉哈德的理念。See Rebaz Ali, "Kurdistan and the Challenge of Islamism",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1528-kurdistan-and-the-challenge-of-islamism>, 2019-04-01.

^③ Mathieu Guidère, op. cit., pp. 148-149.

伊斯兰的小团体主要包括毛拉克雷卡尔领导的、由一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退伍老兵构成的改革主义集团，哈桑·苏菲与奥马尔·巴尔扎尼领导的、坚持圣战赛莱菲意识形态的库尔德哈马斯，阿布·哈比拉（Abuhabila）领导的、武装势力最强大的第二索兰军以及阿卜杜勒·加尼·巴兹（Abdul GhaniBazazi）领导的最激进的伊斯兰联合运动（Islamic Unification Movement）。这些激进组织的组合与加盟壮大了吉哈德激进派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重组是这些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小团体扩大组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001年9月，库尔德哈马斯、伊斯兰联合运动以及第二索兰军重组为勇得·伊斯兰，推选阿布·阿卜杜拉·莎菲仪（AbuAbdulla Shafiei）为领导人，并宣布对库尔德地区的世俗政党发动“圣战”，指责他们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并认为世俗的库尔德政党都是异教徒和外来干预者。^①

第二，在伊拉克库尔德部分控制地区推行吉哈德统治。“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勇得·伊斯兰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西尼鲁山（Shinirwe Mountain）建立了战略据点。勇得·伊斯兰多次表示将会把安拉军队恐怖化，在该地区推行吉哈德统治。勇得·伊斯兰之所以选择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其一，本·拉登“基地”组织力图在全球建立分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被认为是“基地”组织富有吸引力的一个目标；其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多山的复杂地貌成为勇得·伊斯兰组织的天然避风港；其三，由于靠近两伊边界，勇得·伊斯兰更容易接受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援助以及伊朗的军事支持。诚如勇得·伊斯兰宣传册上所言，“吸引吉哈德前往库尔德斯坦边界的原因众多，但其地理区位以及连绵的山脉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②

第三，制造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袭击，严重破坏地区政治安全与稳定。由于勇得·伊斯兰在库尔德地区持续推行有碍地区稳定的政治目标，因此世俗的库尔德地方政府自然会成为其攻击对象。2001年9月，勇得·伊斯兰袭击了库爱盟武装，并造成了43名库尔德士兵的死亡。^③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袭击不仅仅是对库爱盟的直接挑战，而且也是对中东世俗、温和民主政体的挑

^① Khaled Sulaiman, “Islamists of Kurdista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Freedom”,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islamists-of-kurdistan-contradictions-between-identity-and-freedom>, 2019-04-10.

^② Michael Rubin, “The Islamist Threat in Iraqi Kurdistan”, *Middle East Intelligence Bulletin*, December 2001, p. 1.

^③ Michael Rubin, *op. cit.*

战。为此，同年12月，勇得·伊斯兰被库爱盟军队彻底打败且导致该组织解体。随后，阿布·阿卜杜拉·莎菲仪与毛拉·克雷卡尔将其残余武装力量重组为安萨尔·伊斯兰。毛拉·克雷卡尔被推选为新组织的领导人。

重组后安萨尔·伊斯兰被认为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最大的吉哈德派激进势力。一方面，该组织成员对世俗的库尔德地方政府以及温和的宗教人士、反对派实施暗杀与恐怖行动。2001年4月，安萨尔·伊斯兰试图暗杀库爱盟地方政府总理巴哈姆·萨利赫（Barham Salih）。伊朗边界的奈格什班迪教团（Naqshbandi Order）的谢赫们也曾成为该组织成员暗杀的对象。库爱盟的一名政府高官巴拉伊·哈吉·穆希尔（Shawkat Haji Mushir）于2002年被暗杀；另一方面，该组织成员对自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建筑进行破坏。安萨尔·伊斯兰就曾经破坏了两处伊斯兰地方教派所属的卡莱圣殿（Kakai Shrines）。^① 该组织也禁止电子设备、电视与广播，要求男子必须留胡须，妇女必须黑纱遮面，^② 对不穿着伊斯兰布卡（Burqa）的穆斯林妇女进行杀害。当然，也有报道称安萨尔·伊斯兰曾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农场里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安萨尔·伊斯兰的恐怖行为以及与“基地”组织的密切关系，最终成为美国军队打击的对象。2003年2月，卡林·鲍威尔告知联合国安全委员会，声称安萨尔·伊斯兰在“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与伊拉克政府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随后，美国迅速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并成为驻伊拉克美军的主要打击目标。^④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库爱盟与美军的联合打击下，该组织主干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⑤ 安萨尔·伊斯兰的残余力量被迫转入地下，并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在库尔德地区从事恐怖活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该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军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都发生过军事冲突。^⑥ 2014年8月，安萨尔·伊斯兰对外

① 卡莱是伊斯兰教的地方教派，受到伊斯兰教早期实践的影响。

② 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p. 8.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adical Islam in Iraqi Kurdistan: The Mouse that Roared?”, *ICG Middle East Briefing*, 2003, p. 1.

④ 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p. 8.

⑤ Bruce Hoffman and Fernando Reina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Terrorist Threat: From 9/11 to Osama bin Laden's Dea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42.

⑥ Sebastian Maisel, *The Kurds: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Culture, and Society*, California: ABC - CLIO, 2018, p. 73.

宣称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合并，原组织就此解体。^① 需要指出的是，安萨尔·伊斯兰内部拒绝合并的一部分成员仍然继续发挥着一个独立组织的功能。2017年，伊拉克官方宣称仍然有数百武装分子活跃在哈姆林（Hamrin）山区，称与安萨尔·伊斯兰组织的残余势力有关系。^② 基于此，以勇得·伊斯兰与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由于吸收了伊斯兰激进思想，推行“吉哈德”统治，严重破坏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综上所述，从意识形态来看，无论是勇得·伊斯兰还是安萨尔·伊斯兰，都曾受到沙特阿拉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这些组织既反对现代性，也反对西方民主，更倾向于保守信仰。他们主张从经文本身对《古兰经》进行解释，回归到纯粹的伊斯兰社团中进行生活。勇得·伊斯兰甚至主张将在伊斯兰的土地上消除世俗主义的一切干扰，推广伊斯兰教法，用所谓“吉哈德”方式去对抗那些背叛伊斯兰的世俗力量。安萨尔·伊斯兰更加类似于塔利班主义与圣战赛莱菲主义，意识形态上更加激进，力图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以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法律。^③ 由于库伊运衍生的三大政治派别政治取向各不相同，它们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乃至与此关联的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产生了不同影响。其中，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为代表的穆兄会派和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参与地方政治治理，总体上推进了库尔德地区政治稳定；而以勇得·伊斯兰和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属伊斯兰极端组织，为达其政策目标而实施暴恐行为，不仅冲击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恶化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

结 语

伊拉克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与演变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从整体上看，尽管目前库伊运原有的势力已经弱化，但是鉴于其历史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它与伊朗、美国的复杂关系，

① Sebastian Maisel, op. cit.

② Suadad al - Saly, “Kurdish Militant Group Re - emerges in Northern Iraq under New Name”, *Arab News*, <http://www.arabnews.com/node/1208661/middle-east>, 2019 - 05 - 10.

③ Rohan Gunaratna, *The Global Jihad Movem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 248.

该组织依然是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中不容忽视的一支。此外，由原库伊衍生出来的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与原库伊运的残余力量，一同构成了当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三大政治伊斯兰力量。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力量，还是激进保守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均对库尔德地缘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归结为3个层面：其一，温和的伊斯兰力量通过参与库尔德地方政府，客观上会推进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也会掀起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博弈，影响政局稳定。其二，吉哈德激进派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则会危及整个库尔德地区的安全局势，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其三，由于各个伊斯兰组织势力本身都与外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一旦地缘局势异变，必将导致外部势力对库尔德地区的渗透与干预，加剧库尔德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从长远来看，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未来发展基本将会沿着两条路线前行：一方面，温和派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将会继续选择与库尔德地方政府合作，参与库尔德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鉴于当前各个伊斯兰组织整体实力弱小以及地缘环境的脆弱性，通过联盟或者重组的方式来增强自身政治参与的实力，在库尔德地区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将会成为它们的选择。2016年7月，库伊运（剩余力量）、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与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三大政党决定建立伊斯兰联合阵线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另一方面，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则仍然会选择采取暴力、恐怖的方式去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尽管当前吉哈德主义激进派势力已经弱化，但是考虑到它与“基地”组织的复杂联系，以及中东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不排除它有复兴的可能。当然，对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来说，需要维护整个库尔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所以，该地区的伊斯兰组织只能是一个属于库尔德人的伊斯兰组织，并且去除了政治伊斯兰的激进属性。诚如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发言人马里万·纳格什班迪（MariwanNaqshbandi）对媒体所言：“我们的计划是选择一个库尔德化的伊斯兰。”^②由此可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只有

^① Khaled Sulaiman, “Islamists of Kurdista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ntity and Freedom”,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islamists-of-kurdistan-contradictions-between-identity-and-freedom>, 2019-04-10.

^② Ehsan Mamakani, “Official: Kurdish Islam, Not Extremism”, <http://www.kurdistan24.net/en/opinion/60373ebf-de87-4e9-8a71-aa9516518413>, 2019-05-25.

选择去极端化，实现库尔德化、主动融入库尔德民主政治议程，才是其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出路所在。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raqi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and Its Impacts

Xiao Wenchao

Abstract: Political Isla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Iraqi Kurdish region. During the Iran – Iraq war, Othman Abdul Aziz founded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the first political Islamist party in Iraqi Kurdish region with Iranian backing. Since the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and the Kurdish Region Government had undergone a complex transition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Since the late 1990s, the increas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and the Kurdish Region Government had triggere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which directly led to the serious divi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Jihad. 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the Iraqi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pheaval of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Islam. Besides, the infiltr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external forces, the weakening of secular democracy and left – wing forces, and the serious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the Kurdish region a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whole, the rise of Iraqi Kurdish political Islamic forces had aggravated the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of Kurdish affai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lso had affected the Kurdish geo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Islam; Iraq;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